

亲历

沧海桑田

草海生态及历史文化变迁

余未人/著

g u i z h o u b e n t u w e n h u a

贵州本土文化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亲历沧海桑田

——草海生态及历史文化变迁

余未人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沧海桑田/余未人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1

(贵州本土文化.2002/周国茂主编)

ISBN 7-5059-3832-0

I.亲… II.余… III.乡镇—概况—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IV.K92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999 号

书 名	《贵州本土文化 2002》丛书(共 9 册)
主 编	周国茂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国勇 杨打铁
责任印制	孙国勇 邢尔威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4 千字
印 张	6.25
插 页	18 页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832-0/I.2954
定 价	13.3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内容提要

贵州威宁县的草海是世界著名的观鸟地之一。每年有七万五千多只水禽飞来越冬,其中有 500 只左右的一类珍稀水禽黑颈鹤。

草海周边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蕴藏,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就植根在衣衫褴褛的农民之中。过去,他们世代代做“背脚”,人去当驮马;现在最年轻的小脚女人只有 62 岁……农民们曾经亲身参与又亲身感受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从 1972 年到 1982 年的 10 年间,草海曾经人为地干涸、消失了。没有了声声鹤鸣,没有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水草、细鱼,生态的恶化、生活的贫瘠……农民们个中的辛酸苦辣催人泪下。至今,那里还是贵州最贫困的社区之一。

自 1994 年始,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与国际渐进组织、国际鹤类基金会、香港乐施会、福特基金会等组织在这里实践了让当地农民参与自然保护的“参与式”理念。如今,这里正在展现着平等的魅力,村长和村民一样,大家用投芭谷子的方式自主决定环保项目,人与人平等相处,人与鸟类和谐共存。

Experiencing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at Caohai

Caohai of Weining, Guizhou Province, is one of the best bird watching places in the world. More than 75,000 waterbirds spend the winter at Caohai, among them about 500 endangered Black-necked Cranes. Caohai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have rich folk culture. The most beauty of the culture is rooted in shabbly-dressed local farmers. In the past many generations of farmers, hired by rich people and treated like work horses, carried goods on their backs and walked long distances to make a living. The youngest living foot-bond woman is only 62 years old. Farmers themselves participated in activities that brought great changes and tremendous impact to their lives. During 1972 and 1982, the Caohai lake was drained. No callings came from cranes, and there were no aquatic plants and fish upon which the farmers' daily life had previously relied. The drainage led to degrad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overty of local people. Seemingly its folk culture vanished. Every individual at Caohai has had a mixture of joys and sorrows of life. Up to now, Caohai still is one of the poorest areas in the province.

Since 1994, the Caoha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cooperating with the Trickle Up Program, the 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 the Oxfam (Hong Kong), and the Ford Foundation has implemented a participatory project involv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nature conservation. Today, fairness and equality have emerged at Caohai, where village leaders and ordinary farmers have equal power to decide and implement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People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and are learning to live with birds in harmony as well.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草海边人与自然的当下状况 …	(9)
朱家的一天生活描述	



第二章 大自然的杰作——草海边的鸟类…	
.....	(22)
一 会舞蹈的“水禽之王”黑颈鹤	
二 “人孤一时,鹤孤一世”	
三 185 种鸟类的欢乐大家庭	



第三章 男人在恶劣的自然	
和社会条件下艰难谋生	(51)
一 “背脚”,人去当驮马	
二 “保帮”与土匪、兵痞	



第四章 女性痛苦而独特的生存 …… (62)

- 一 “三寸金莲”,残酷的磨难
- 二 坚韧不拔的女性



第五章 草海边的民间习俗信仰 …… (81)

- 一 文盲们的“文化背景”
- 二 重“行善”,轻形式的精神信仰
- 三 歌不离口的“师娘”与念经的“道士”
- 四 丧葬与婚俗、为扎小辫的男孩办“长毛酒”



第六章 草海及其周边环境的强暴征服 …… …………… (109)

- 一 极贫的“桃花源”
- 二 疯狂的大跃进:大办食堂,
大炼钢铁,大砍树木
- 三 1958,草海“开膛剖肚”
- 四 1972,草海悲壮地消失



第七章 大自然的猛烈报复 …… (133)

- 一 森林伐尽了,气候变了
- 二 草海人雪上加霜的日子



第八章 草海边人与自然重修旧好 …… …………… (145)

- 一 “参与式”扶贫,村民
和村长都有同样的发言权
- 二 农民们自己出主意保护草海
- 三 艰难的环保,任重而道远



第九章 从“梁山泊头领”到环保员 …… …………… (174)

- 一 我是一个大坏人
- 二 “你们在贫困和饥饿中
保护环境,很了不起!”
- 三 从草海到北京

后 记…………… (192)



引言

— 亲历沧海桑田 —

我曾经感受过草海凉爽而温柔的细雨霏霏的仲夏；我也领略过草海阳光明媚黑颈鹤欢飞的隆冬。那时候我是游人，我的脚步也和所有的旅游者一样，受着视觉美的牵引，只驻足于美。草海是世界著名观鸟地之一。我就是为追寻美妙的黑颈鹤而来。

当你一次再次地来到这个神秘的地方后，便忍不住地想了解它背后的深藏、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第三次前来草海，便有一个强烈的、解谜的欲望。此时正值桃李争艳滇杨吐绿的梦春时节。我游历了草海边的村村寨寨，走进农民的日子。我尝了热情好客的农民们递上的、我以为是凉水的烈性苞谷酒；我在火塘边吃着农民们剥好的烤洋芋，后来我才发现，在烤之前，它被掐去了已长到一寸多长的粗壮的新芽，农民们就用这个作为日常饮食，没听说过“中毒”；而令我着迷令我震撼的，是和他们那些倾心的长谈，还有话到伤心处，铮铮男子汉所抑止不住的热泪……草海边的农民这样待我，没有丝毫的功利目的，而只因为我是一个从几百千米之外来到这儿倾听他们的人。他们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用处，但你老人家爱听，我们就想讲……”于是，在这个春耕大忙时节，有的人放下了大半天、有的人甚至放下了整天的活计，让自己请来帮忙的亲戚代为耕种苞谷地而和我长聊。这让我感受到火一样的赤诚。我不由得想，在别的旅游点附近的村寨，老百姓的这种真诚早已被“工时”意识取代了。那么，再过3年5年，当这儿通了铁路，旅游业就像现在政府所规划、所预期的那样日新月异的时候，这儿的老百姓还会有这份未加包装的真诚吗？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所忽略的、弃之不屑的，正是能够穿透灵魂、让我内心顶礼膜拜的东西。我很珍惜21世纪元年自己在威宁县草海周边的这次田野考察。

鹤类起源于距今四、五千万年前。让草海闻名于世的是黑颈鹤。黑颈鹤“是世界上迄今所发现的15种鹤中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也是科学



看,人与黑颈鹤靠得多近! (国际鹤类基金会 供稿)

上记载最晚的一种鹤(1876年)”。^① 1870年由俄国博物学家普尔杰瓦斯基在我国青海湖发现的。之前,英国的驻藏大臣曾经在他的日记中写过,但科学界没有认可。原来,设在美国的国际鹤类基金会拥有15种鹤中的14种,唯独没有黑颈鹤。到1985年——1986年,鹤类基金会才有了一对来自中国的黑颈鹤,其中一只来自兰州。鹤类基金会是第一次得到黑颈鹤的活体,它让行内人士震惊。经科学考察,黑颈鹤是生长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的若尔盖草原等地。它经过800千米左右的直线飞翔后才来到黔西北和滇东北越冬的。这种珍禽在地球上的总数只有5600只了,其中有3900只左右在西藏。

① 《《威宁苗族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 亲历沧海桑田 —

它被划为一类珍稀保护动物。现在，只有北京、西宁、上海等少数几个动物园中饲养着几十只黑颈鹤。

而有 500 只左右的黑颈鹤，慧眼选中了威宁草海的这片湿地，就每年钟情于斯。贵州威宁草海的黑颈鹤，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的丁文宁、周福璋两位先生在草海搞动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贵州的鸟类专家吴至康先生在后来的文章中写过，1975 年他在草海发现了 35 只黑颈鹤，但因为他当时没有写成论文，所以没有被科学界认可。）有意思的是，一位威宁人告诉我：我们威宁是贵州的“西藏”。为什么？威宁的地理位置处于贵州的西部，海拔 2171 米。还有呢，黑颈鹤就来往于我们之间，成为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之间的“信使”。

为什么黑颈鹤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单单觅到草海这样一块宝地呢？草海周边人们的日子，比一般城市人能够想象的艰难还要艰难。草海边祖祖辈辈的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天经地义地依赖草海的资源而生活着。草海和其他若干自然保护区一样，生物资源特别丰富而人却特别贫困——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飞速增加的人口和“索取式”的生产方式让大自然不堪重负。草海边土地的出产远不能满足它周边迅速膨胀的人口最低的生活需求。这里的高原气候使得它不能出产大米小麦，人们的日常主食就是洋芋和苞谷。如今有些发达地区（如江汉平原等地）的土地荒芜，还要付费请人代耕种，被称之为“倒贴皮”，有的是“统一转包”。在浙江，一些农业专家将这样的土地流转称为“新土地革命”。而在草海，却是为了解决温饱而过度开垦，把该种的、不该种的土地，都用来“见缝插针”。这里老百姓说到土地面积的单位，不是习惯称的“亩”，而是亩的六十分之一的“丈”，即平方丈。可见这儿土地的金贵。据统计，中国有近 4400 万农村居民不在本县工作，而草海人由于文化素质低，走出去能够谋生的却不太多，有些人还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开垦湿地，扩大耕地面积上。



黑颈鹤就在威宁县城边上觅食（高冰 摄）

我国被列入重要湿地名录的有 173 个，贵州省仅两个，其中之一是草海，而列为自然保护区的湿地仅草海一个。草海形成于 15——20 万年前，它是一个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宝库。然而，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它却又于距今 3000 多年前自行消亡了，这是在草海上层泥炭中，据 C14 绝对年龄测定的。据《威宁县志》记载，当时威宁“城西、南、北面俱有海田，广袤数十里，在昔可耕”；1395 年，“诏卫兵屯田其中”；1622 年“郡民牧马其中”，说明当时草海仍是干涸的盆地；到了 1857 年，“落雨四十昼夜山洪暴发，夹沙抢木，把盆地大部分落水洞堵塞，水淹盆地，草海得以复苏”。一百多年来，这里的人们就倚傍着草海而生活了。水位最高时，水面有 45 平方千米。

1958 年，因为屡屡发生的洪涝灾害，威宁县曾对草海进行了第一次人工

— 亲历沧海桑田 —

排水,将45平方千米的水域缩小到了31平方千米。那时,缩小水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破坏还不是显而易见。1970年,为了“向草海要粮”,又组织了200万个劳动工日,用了两年时间,花费130万元,于1972年进行第二次人工排水。这是一次愚昧的、竭泽而渔的苦干。其结果使得烟波浩淼的草海海面缩为一个仅5.1平方千米的水塘。这是一次人为的“沧海桑田”,是对水生资源的一场浩劫。

自然界的沧海桑田,是一个叫人的想象力都难以企及的、滴水穿石一般漫长的历史过程,绝少为今人所历。而从1958年到1972年的短短14年间,草海就经历了两次人工排水,只要现在年龄在三十多岁以上的人,就亲历过草海的沧桑巨变。这给草海生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82年又恢复草海水面19.6平方千米。这样的反反复复使得这里成了人与自然较量的一个实验场!这种巨变,这种实验,对草海生态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后果。有些生物灭绝了,在当地人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还有些草海周边人们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永远不能恢复了;它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变迁的影响会延宕千秋。这种做法的深层背景,是基于一种以“人定胜天”“征服自然”为内涵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

环保和贫困,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也是中国和世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被提出并付诸实施的时候,要求人们一反惯例地把昔日被人们世代利用、赖以为生的一些动植物奉为至尊,如若再碰它们,就是以身试法!城里人或局外人在谈论自然保护的时候,可以出自一种做善事的心理行事而对自己的生活纤毫无损。可对于保护区的农民,“自然保护”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种不平等转换到了另一种不平等,这是一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保护。所以在许多自然保护区,当地老百姓与保护区管理处之间都形成了一种紧张对峙的关系。其结果常常是保护区的十几个或几十上百个工作人员被陷入了当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之中……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也没能幸免这种痛苦的经历。要突破那种紧张对峙绝非易事。如果不追根溯源,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弦还会绷得更紧甚至绷断,陷入恶性循环。

草海现阶段人与自然的矛盾和我国现阶段人与自然矛盾的实质一样,都是人力资源开发不足和对自然资源使用不当。要改变这状况,有两种方式。一是强迫性的激进方式,一是参与性的渐进方式。前者是自上而下,推行迅速,但需要依靠领导和规定的约束。后者自下而上,周期长,一旦被人们接受便能持久。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前者,雷厉风行。因为决策的失误,我们尝到了种种恶果。那么,换一种思路呢?如果自下而上,发动老百姓参与来做各种事情……



飞临草海的黑颈鹤(1) (高冰 摄)

平等是人类先进的的社会理想之一。共产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便绽

出了人人平等的思想火花。但在一些权力被异化了的地方，平等常常只停留在习惯用语的层面上而无以实践。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的一些扶贫组织和自然保护组织提出了让当地人参与的“参与式”理念。但它在世界范围内却并没有很成功的范例，尚属一个理想化的概念。而在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员工和当地农民却能把这种“参与式”植入人心并付诸实施。面对一笔笔几百元的小额赠款，它该赠给谁和用它来做些什么，不是习惯性地由村干部说了算而是村民自主决定。比如在簸箕湾，村里该为保护草海做些什么，不是由出资方、不是由管理处领导发号施令，而是村民们将自己拟定的村寨项目方案汇集到一块儿，给每一个农民发6颗苞谷子，在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项目上放3颗苞谷子。相对次要的方案则少放一颗。用投苞谷子的方式自主决定后，保护区管理处代为申请项目资金。这也就把当地农民从保护草海的被动方转换成了主动方。保护区和村民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保护区只是为当地人和外部世界搭建了一个信息交换的平台。

把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结合起来，如果让当地人能够不再“靠水吃水”，而走出草海从事更多的产业开发；如果对草海的鱼类、水生植物等资源不再简单地捕捞、采集供人畜食用；如果能既保护它们、又开发出它们更大得多的附加值……那么，草海及其周边都会变成一个更适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地方。这种发展，将是人类所要孜孜以求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前提。

人类只有真正地认识自我，才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人类并不能真正地认识自我。这一次在草海的田野作业令我感受最深切的，便是平等的魅力和人们对平等的憧憬。在这里，我看到了人与鸟类的和谐相处，也看到了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与当地农民平等相处的景象。这是草海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 第一章 草海边人与自然的当下状况 —



第一章 草海边人与自然的 当下状况

朱家的一天生活描述